

極光之旅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戴君祥

2024年的三月底，我帶著女友來了一趟六天的挪威之旅。為什麼是六天？其實原計劃是15天，但在出發前出了點意料之外的問題。原本考慮是否改去其他比較近的國家，但人不瘋狂枉少年，尤其是在極光大噴發的這一年！於是，我在出發當天改了機票的回程時間，快抵達奧斯陸時才用機上的wifi訂了從奧斯陸到特朗索姆(Tromsø)的機票。如今我還是覺得這趟旅程真的太瘋狂了。

這次搭的是阿聯酋航空，會在杜拜轉機一次後飛往奧斯陸；抵達奧斯陸再轉國內線北歐航空(SAS)，前往位於極圈之內的Tromsø。到達時已是深夜，總共花了約30個小時。我們叫了台計程車回飯店，在車上跟計程車司機閒聊表示我們才剛從一個位於熱帶與亞熱帶交接的島國來到這裡、地球真的很小之類。當我們提到我們是為了極光而來的時候，司機的眼神一亮（我真的有從後照鏡看到他的眼睛），打開手機的極光app，跟我們說今晚極光指數(KPI)很高、雲層又薄，很有機會看到，但是需要到比較郊區的地方；如果我們沒有交通工具，他可以載我們去找最適合看極光的點，收費是2500挪威克朗（約台幣7500元）。我的理性面和感性面開始對這個提議進行評估。理性我：這價錢不管是否考慮挪威的物價，是不是有點貴？這個司機，會不會載我們到深山老林搶光我們的錢然後把我們丟包？已經舟車勞頓30個小時，趕快回飯店睡覺吧？感性我：Why not? 都已經30個小時沒好好睡覺了，還有差這兩三個小時嗎？顯然，會選擇極圈六日遊的人，是

沒有什麼理性可言的。我們決定把極光交給司機，生命安全交給上帝。

司機載我們回飯店快速的check in、換上保暖的衣服後就出發了。只見他老練的滑著極光預測的地圖，在雲層厚度和極光覆蓋區域間切換著，同時也將我們載離城鎮，駛上只能靠車頭燈照明的積雪路段。開了大約半小時，車子駛離了公路，轉向森林中前進。路開始變得顛簸，窗外一片漆黑，手機的網路訊號也逐漸減弱至只剩下緊急通話功能。車子在一個相對空曠的地方停了下來。司機先下車張望了一下，隨後示意我們出來並叫我們往某個方位的天空看。我可以感受我的瞳孔正努力地放大以接受黑夜中所有可能的光線。漸漸地，一抹微弱的綠光映入我的眼簾，像薄紗般輕輕地飄動著，彷彿在醞釀著一場盛大的演出。漸漸地，綠光擴散開來，變得更加鮮豔，隨後轉化為多條色彩斑斕的光帶，宛如彩虹在夜空中舞動。那光芒時而明亮，時而微弱，時而如水波般流淌，時而如帷幕般垂下，還不時交織著紫色與紅色，形成一幅絕美的天際畫卷。站在那裡，





我們完全忘記了寒冷，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場大自然的奇蹟。內心的震撼與感動無以言表，彷彿能感受到宇宙的脈動與生命的偉大。在那一刻，我深刻地體會到自己的渺小以及自然的宏偉。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極光，那種壯麗的景象深深刻印在我的記憶裡，永生難忘。

當然，除了以上在內心的感性OS，我和女友是興奮地又喊又跳。司機也興奮的拿出手機拍照，他表示儘管他已經看了上千次極光了，這次還是挺壯觀的。他也用專業的方法幫我們兩個和極光拍了照。過了約莫半小時，天上的極光逐漸減弱，我們也逐漸意識到了北極圈的寒冷，腎上腺素也不再夠抵抗超過三十個小時沒好好睡覺累積的疲累感了。我們回到溫暖的車上並被安全的送回飯店。之後的行程就不贅述了，那幾天似乎是近期極光最強的時段，我們後來兩晚在市區頂著城市的光害都能在空中看到舞動的極光。

文末也偷偷分享一下，這次去程是搭阿聯酋的頭等艙，是台灣出發的最後一班。阿聯酋從2024年的四月後不再配給台灣三艙等（頭



等+商務+經濟)的A380，可能是頭等艙銷售不如預期。這個機型被拿去飛大阪-杜拜航線了。

總之，六天的極圈之旅，太熱血了。✈️